

目次

當前的東北問題（閻寶航）	（一）
東北問題與反蘇狂流（懷湘）	（七）
一個東北人民抗日聯軍戰士的控訴（冬寒）	（二四）

當前的東北問題

閻寶航

今日談東北首先有一點聲明，所談者僅就個人管見所及，並就已公佈之材料加以解說，實獻諸君作為參攷。

東北問題如有些報紙所載，似乎過於嚴重，問題不是沒有，但是用循途徑解決。試將雅爾達會議，「東蒙共和國」事件，對蘇經濟談判以至最要緊的蘇聯撤兵等加以聯繫。雅爾達會議，是開羅會議後的一個會議，從這一次會議到中蘇友好條約的簽訂，中間經過了很長時間，政府方面是否獲悉條約內容或者得到照會，我們都無從知道，不過據中關係到中國本身利益，大家感到十分痛心。在痛心中，有些作法是否使政府處境陷入困難，也很難預料。刻下官方負責發言人已經聲明，中國並不受雅爾達條約的拘束。為了免得問題愈趨複雜化，我們不是存心忽視雅爾達協定，而是應該將它和現在東北蘇聯撤兵等問題分開來看，分開來處理，才是真正的辦法。其次，在有些報紙上披露的，有所謂「東蒙古共和國」問題，

姑就個人所知作些說明，東北九省之中有一個興安省，原屬有三縣，兩設治局和十三蒙旗。蒙胞要求保留旗的名義，旗下仍按照縣的組成，分爲民，財，建，教四科，四科主管要求和地方平均分配。十三蒙旗要求的祇不過是自治，而不是獨立。在全國各省都要求自治之際，他們的要求也並不特殊。根據大公報載興安省主席將偕蒙人七代表來渝的消息，也可說明今日蒙胞的要求是可以磋商解決的，以常識來判斷，也不會要求高度自治，成立所謂「東蒙共和國」。

在對蘇經濟談判之中，我們初次聽到蘇聯要求東北的經濟全面合作。聽了之後總覺得不甚明瞭它的意義，據傳聞，最近談判已祇限於中東鐵路沿線兩個煤礦，大連的鍊鋼廠，電力廠和民營航空公司。至少我們也可以相信經濟合作是有範圍的，祇要是本着平等互惠的原則去進行又有何不可。中國所需要的是大量的投資，無論英美，無論蘇聯，我們都同樣歡迎同英美可以合作，同蘇聯也可以合作，是一個道理。

最重要的來到了蘇聯撤兵的問題，同時這也可以說是外交與內政的問題。我們都聽說過去政府曾兩度挽留東北蘇軍，要求緩期撤退，到今年二月一日蘇聯應當履約撤兵，而又不見撤退，究竟事實真像如何，政府迄未公佈，所以一方面說來這是一個外交問題，而在對內的

另一方面，讓我們試一回想接收東北的階段，早在韓式輝先生視察東北的第一個報告裏，便認政府對東北的接收估計過低。在東北的人心和實力方面，潛在勢力很大，有抗日聯軍的潛勢力，也有中共軍的潛勢力。在事實上也發生了大連和營口登陸的失敗，可見接收從開始時便是有問題的，那時正是內戰方酣，自己的內戰影響了外交，遲延了接收。今天固然內戰停止了，政治協商也成功了，但是對於決議案的實現，全國人民都在期待盼望之中，雖然是有信心。對於蘇聯，也許是由於敏感，也正在觀察而期待些甚麼。事實上當中國的內政走上最不安的時候，正好比一個人家動手來燒自己的房子，隔壁鄰居自然有自由去拆出一路火卷，以免蔓延過來，所以說東北的問題，一方面也是內政的問題。在這期間我們雖曾聽說，蘇聯的不撤兵由於缺乏煤炭，但這也是揣測或傳聞，由於政府沒有公佈真象，一時起了許多擾攘而影響了外交。

對於接收東北，實際上政府用了武力接收和外交談判的方法，一方面由於武力接收有了阻礙，一方面是對人民勢力發展懷着恐懼，也使得要求蘇聯撤兵問題提得更為積極。試假設今日蘇聯允其所請，撤退了，但這是消極的。積極的並沒有把地方武力解決的義務。如今長春、哈爾濱、瀋陽的治安仍由抗日聯軍來維持，外交談判的接收至為有限！在廣大的地面上

，分佈着六十萬的地方武力，如果用武力接收的話，目前開入的中央軍只有五個軍（十五個師）如果按照原計劃開進軍隊五十個師，於是這空前的浩劫將無法想像，流了同胞的血，其中更大量的流了東北人民的血。結果將不祇是整個接收計劃的破滅，而且是東北四千五百萬人心永遠的丢失。

站在東北民人的立場，政府對東北的接收，在方法上也有許多地方不能如他們的意，譬如行營這機構，按一般的認識，是轄管軍事的，但東北行營則自軍事，政治，經濟，以至教育無所不包，無所不管。除開了已經不存在的朝鮮台灣總督式的統治之外，全世界還舉不出這樣的例子。在中國已經準備訓政實施憲政的當兒，反而使東北輕輕退後了幾步。在經濟方面，政府在東北成立房地產管理委員會，東北興業公司，通過政府的手，誰能保證他不到官僚資本家和少數買辦階級手裏去呢！雖然全國一切的工礦法上也公佈了出賣，出租，合辦，代管四項方法。可是事實上合辦代管是茫然無望。而出賣出租，東北人民含辛茹苦了十四年，誰又有能力去租去買個廠子呢？他們不但談不上優先權，甚至不上談有份。大家都聽說東北的工廠礦廠這一切建設的偉大，可是這一切建設，那一點不是東北人民的血汗和眼淚的結晶。現在政府便將這一切當作敵偽的逆產來接收，而與東北人民無關。

早在去年十一月三十日，東北政治建設協會成立，主張政府放棄武力接收，採取政治途徑，步驟是先成立東北政務委員會，代替行營，組織地方保安隊，以接收中央及中共防區。等到軍隊國家化的一天，再由政府派遣國防軍前去，至於接收人員及地方人員暫行一律取消。縣市長官由省級提至政委會，由政委會按公平原則重選。在此過渡時期內，成立民意機構，務期在一年之內，使地方縣市必須民選，開始實行蔣主席四項諾言之一的地方自治。至於省級長官可使憲政實施後和全國各地一道產生，政委會同時取消。時隔三月，東北問題仍未解決，我們更堅決的重申這樣的主張。

我們會呼籲在政協會議上提出以上的方案，並曾招待各黨派代表作緊急的呼籲，認為必須在對蘇經濟談判中進行協商，若在蘇聯撤兵之後，大流血便無可避免了。個人雖然沒有權力代表東北人民，但敢於代表他們的意願和希望。東北問題在蘇聯撤兵之前必須商得結果。但是提議一直沒有被採納，在政治協商會議上，因為政府不承認地方有中共武力及人民武力，東北問題便不能提出協商，今天我們更緊急的呼籲，更堅持這主張，十萬火急，希望採取協商方法解決東北問題。

高揚了民族主義，沖淡了民主運動，這不是解決東北問題的方法，東北問題須要協商解

決，它是個民主的問題，是整個民主問題的一部份，堅持民主運動，堅持實施收協決議，堅持東北問題採協商方法解決，唯有這樣，也祇有這樣，才能保證東北主權的收回，才能永久保持東北領土和領主的完整。

東北問題與反蘇狂流

懷湘

一

以東北問題爲口實，由國民黨中的死硬派發動了一個瘋狂的反蘇反共行動。這行動經過各地黨政機關的連令飭令，還在四處發展。

今日的中國，只是東北發生了問題嗎？不，中國現在正是和平民主與反和平民主的兩大勢力，在作生與死的搏鬥。這是普遍於全中國的問題，東北不過是其中的一個角落而已。

何以見得呢？我們看一看這一個月來的事實就可以知道：

政治協商會議於一月卅一日閉幕，發表了中國政治史上空前未有的——一個實現和平民主的方案，其中包括了政府組織，施政綱領，軍事問題，國民大會及憲法草案。——中國今日一切的大問題和主要問題，無不包含在內。

毫無疑問，這是中國和平與民主空前的一個成就，同時也就是對於中國反和平反民主勢

力的一個空前的大打擊。國民黨中的死硬派——法西斯黨徒，封建的獨裁主義者——受到了這個打擊，異口同聲的咒罵，說這是「國民黨的大失敗」。

這是「國民黨的大失敗」嗎？不是，這是中國分裂內戰和獨裁的大失敗，反之，却正是國民黨以及其他民主黨派——中國人民的大勝利。

這是死硬派所不能忍受的，於是從三月初旬開始，造成了一連串的反和平反民主的暴行：

二月十日，他們搗毀了重慶數萬市民慶祝和平民主勝利的大會，打傷了若干民主領袖。

二月二十二日，他們搗毀了中國民主同盟機關報重慶民主報和中共機關報新華日報的營業部。

這些暴行的目的，顯然是要造成混亂的局勢，直接以暴力破壞國共停戰協定，推翻政協會議的一切決議，阻撓中國實現和平民主。

但是他們的目的並沒有達到，也不可能達到。鋒頭一轉，他們找到了東北問題，以東北蘇軍的延遲撤退為口實，發動了毫無理性的反蘇反共行動。

這是一個假借對外，來轉移國人的視線，以掩護他們擴大內戰，維持獨裁的陰謀。在此

以前，即政協會議的當中，他們曾經發動過同樣性質的陰謀暴行，對重慶渝日堂政協促進會召集的民主座談會，他們曾屢次搗亂，一月二十五日他們在英國大使館門前舉行高呼收回香港的示威遊行，這種遊行甚至於傳到上海廣州，和現在反蘇示威，正是同一性質的轉移視線，掩護他們維持內戰獨裁的陰謀。現在不過是換了一個目標，從反英轉到反蘇罷了。

二

我們不能忽視，中國的反動派，不過是世界反動派的一條小尾巴而已。中國法西斯餘黨現在的反蘇行動，也是同樣有它的國際綫索。就在最近——二月十一日——華盛頓、倫敦、莫斯科同時公佈了英美蘇三強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一日雅爾達會議的祕密協定。這協定中的內容，早已成了事實，而祕密也早已等於公開，還用得着公佈麼？這公佈正是指示明了一個事實：在國際的團結合作之中，現在橫亘着一道逆流，就是反蘇的逆流。現在環繞於這一道逆流的，表現在這幾個問題上：

蘇聯收復千島羣島的問題。

蘇聯在伊朗駐兵的問題（一月十五日伊代表團團長泰奎榮向聯合國大會提出。）

加拿大原子彈秘密情報洩露於蘇聯情報機關的問題（二月十五日加總理金氏所宣佈）。

最後纔是雅爾達協定關於中國在東北的主權問題。

這一系列的問題，同樣表明了國際的法西斯餘孽和反動派，是在有計劃的進行反蘇，以反蘇來破壞國際的團結合作。

這道逆流，是遠在去年十二月十五日開幕的英美蘇莫斯科會議的前後，就已經開始。十二月二十七日莫斯科三國外長會議閉幕，發表了一個加強團結的公報，國際的反動派就發出了一片叫囂：

「莫斯科協定不僅是破壞了波茨坦協定所指明的日本投降條款，而且將來必將大大的影響太平洋各國的和平計劃。假如我們把否決權交給蘇聯，那就是限制波茨坦協定使日本建立民主形式政府的執行。」（合衆社十二月廿九日華盛頓電）。這是美國孤立派首領惠勒的聲音。

「蘇聯企圖分裂英美聯合戰線，在遠東對美國讓步，在中東及近東方面，即英帝國的心臟區域，則深入不已。美國人士發現東歐局勢已見緩和，蘇聯對遠東壓力亦已減低，……東亞美蘇協調的區域，正與西亞英蘇不協調的區域同時擴大。……」

貝爾納斯是莫斯科會議的發起人，爲了希望會議成功，急於尋求美蘇問題的妥協，竟不惜在中東及近東方面犧牲英國的利益。」（十二月廿四日紐約時報倫敦特派員蘇爾茲電）

這是英國的反動派對莫斯科會議發出來的怨聲。

兩方面的反動派勢力匯合起來，就成了國際團結合作中的一道逆流。使兩股逆流得以緊密匯合的，我們不要忘記一個反蘇的主要人物，從大西洋的東海岸，趕到了大西洋的西海岸。十二月二十七日三國外長會議閉幕。爲時不過一週，一月三日，邱吉爾就從英國動身赴美，十二天工夫，就趕到了紐約（一月十五日），他在紐約逗留了幾天，又到邁阿密逗留了若干時日，最後到了華盛頓。其間，他會到了貝爾納斯，金融專家巴路齊，也在白宮會見了杜魯門（二月十一日）。他此行的目的，據白宮所宣佈的，是爲了和杜魯門「討論三月五日邱杜兩氏在密蘇里州的福爾敦城，所將發表的邱氏演詞。」但是據各方面的猜測，却並不是這麼單純而無趣味。有的說他是爲了英國向美借款三十七萬五千萬金元的問題，有的說他是去把雅爾達會議的祕密情報告訴杜魯門，更有推測他是「談判英美軍事聯盟」，而且據報紙上所說的，「他將在三月五日的福爾敦演講中提出此項建議，藉以孤立蘇聯」。（合衆社二月

十七日電

不管這些傳說的真實性如何，但邱吉爾的訪美之行，決不僅僅是一個「休假的旅行」，而是抱有宏大的志願，纔這樣遠渡重洋，却是十分明顯的。值得注意的是正當這個時候，一月二十三日，美國紀念華盛頓誕生二百十四週年的日子，英國駐美大使哈立法克斯，在奧馬哈拉的紀念大會上演說，也同樣「籲請英美合作」（舊金山廣播。）

合作了幹什麼呢？

在亞洲大陸的東岸和太平洋的西部，出現了這樣一幅圖畫：

「自從日本在遠東喪失了它的優勢地位以後，已經剩下了一個空隙，由三個強國所爭奪。」「朝鮮劃分爲美蘇兩國的防區，」「延安勢力日益強盛，使局勢困難加重，中國成爲政治的空隙。」「

「有一件確定的事實，就是美國在太平洋上的第一道防綫，已經遠移至琉球與東海之西了。」「

「然而琉球琉磺兩島，爲美軍在西太平洋的據點，則中國即成爲側翼護衛和大陸上的橋頭堡壘，一旦中國落入敵人（是什麼敵人呢？當然不會是中國，也不會是英國——引用者。

（掌握，美國的海軍根據地必失却其戰略上的重要，前在軍事上的重要，而在軍事上的價值或即因旗鼓相當即告消失。所以華盛頓方面似乎已經決心來防止這件事。」（上海密勒氏評論報一百卷第三期）

在亞洲大陸的西部，在地中海的東端，出現了這樣一個嚴重的問題：

聯聯然已於一九四三年決定削減英國在伊朗的勢力。……聯聯的政策，將使整個中東根基爲之動搖，而伊朗僅是他的開端而不是終局。」（一月十八日工黨機關報論壇週報）一切的問題，既不是「終局」，就是「開端」。

於是乎伊朗問題提出來了，千島羣島歸還蘇聯，應當不成問題的問題也提出來了，而東北主權屬於中國，並沒有成爲問題的問題，也偏偏由國際的法西斯傳染到中國的法西斯。他們向中國的法西斯說：「雅爾達協定出賣了中國」。

三

是雅爾達協定出賣了中國嗎？出賣了中國什麼呢？他們說：蘇聯「分割」了中國的外蒙、新疆。

他們說：蘇聯「割據」了東北的旅順，大連，佔有了中東鐵路。

他們說：蘇聯軍隊在東北延遲撤退，有久駐的企圖。

他們說：蘇聯掠奪了東北一切的資源物產和生產機器。

他們說：蘇聯在要求東北的「經濟特權」。

但是外蒙的獨立，不是中國自己所承認的嗎？新疆的民族自治運動，不是中國的內部問題嗎？旅順成爲中蘇共同使用的軍港，大連劃爲自由商港，不是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所訂立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上煌煌記載着的嗎？東北的資源物產主要是礦山和農田，這是一些可以「掠奪」得走的嗎？東北的工業機器被「掠奪」，究竟「掠奪」了多少呢？據說那些機器是在日本人的長期佔領之下所湊集起來的，一部份是中國的舊有，一部份是日本的新添，但是舊有的就不許更破舊，新添的就沒有日本軍閥在投降之際的破壞毀滅嗎？二月十二日合衆社的報導和分析，是明明白白而有徵的事實：

「外傳蘇聯掠奪滿洲工業，作爲賠償，美國官員不相信。他們認爲即使蘇聯要得到滿洲的賠償品，而滿洲大部份財產也是不能夠遷移的。因爲這些財產大部分是鐵山、焦煤和熔爐等，並且日本事實上是在它的本土以內保留着最後的製造過程的

。]

「保留着最後的製造過程」，那就是說，主要的軍工生產機器是在日本本土，而不在東北。蘇聯的「掠奪」還能夠掠走一些什麼呢？

他們說：蘇聯要求東北的「經濟特權」，但是蔣主席二月五日在重慶的記者招待會上，不是說得明明白白的嗎？

「中蘇之間，現在並無正式談判；關於經濟合作方面，局部的並非正式的商談，則在進行，但無所謂讓步。」（二月五日中央社重慶電）

最後是蘇聯軍隊延遲撤退的問題。這問題，我們必須認清楚：

第一、蘇聯從來就沒有正式表示過不願意撤兵。第一次延遲撤退（從十二月二日延至一月三日），是出自中國政府方面的要求，第二次延遲撤退（從一月三日延至二月三日），也是出自中國政府方面的要求，這是我國政府所一向沒有否認的事實。

第二、是蘇聯沒有撤兵嗎？事實上蘇聯軍隊在撤退着的；如果蘇軍不撤退，中國新六軍和十三軍今天能够進入東北，進入瀋陽，佔領東北民主聯軍手中的盤山和台安，向東北人民的軍隊開火嗎？

第三、是蘇聯要久佔東北，不肯撤退嗎？恰恰相反，是日本法西斯的關東軍殘部，東北的漢奸和偽軍，在勾結着中國國內的反動派「擴大反蘇活動」，號召「消滅蘇聯紅軍以及和蘇軍合作的中國人」。（莫斯科廣播）是他們纔真正要久佔東北，不肯撤退，是他們在擾亂東北的秩序，是他們阻撓中蘇兩國的友好合作，是他們在製造中蘇兩國的緊張局勢。

因此我們可以斷言：蘇聯毫無佔領東北的意願是不成問題的，蘇聯願意儘可能克服困難，迅速撤退也是不成問題的。

那麼在東北，問題究竟是在什麼地方呢？

大膽反蘇的法西斯反動派，在對蘇問題上，沒有提出過一件具體而實際存在的問題，反之他們不過是假借一個空洞的外交問題作幌子，實際上在進行反和平反民主的工作，他們要藉此在東北問題上打破停戰協定，推翻政協會決議，把東北以至全中國重新推上內戰和獨裁的舊路，死路。

今天真正的東北問題是這些：

一、國民黨的軍隊要武裝「收復」東北，要用武力消滅東北人民一切抗日抗了十四年之久的地方軍隊。——這就是說，國民黨軍隊還要到東北去擴大內戰。